

战国纵横：

#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8

围魏救赵，  
鬼谷四子生死对决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# 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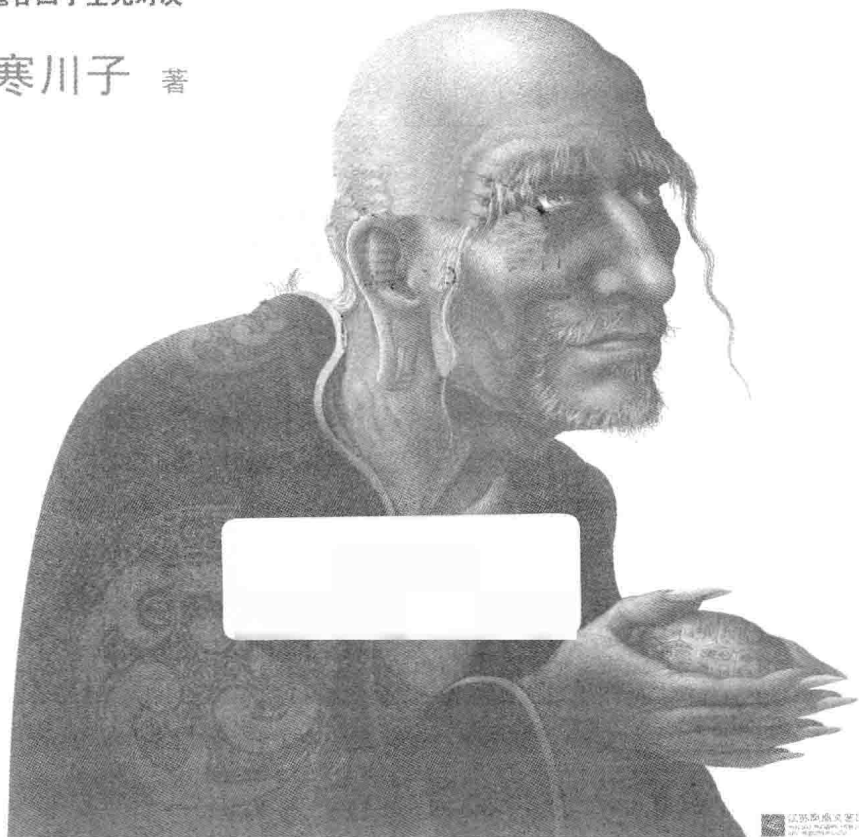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谋略家、兵学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8

围魏救赵，  
鬼谷四子生死对决

寒川子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国纵横：鬼谷子的局. 8 / 寒川子著. — 南京：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4  
（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）  
ISBN 978-7-5399-7802-4

I. ①战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3661 号

书 名 战国纵横：鬼谷子的局. 8

---

著 者 寒川子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马伯贤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292 千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802-4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10-85866447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**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**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吞巴蜀，张仪入蜀宫险象环生 /1

就在此时，涪鹫朝竹叶使个眼色。竹叶长袖舞动，身体翻转，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一枚暗器破空飞出，直取香女。

与此同时，涪鹫跃过几案，直扑张仪。

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。已有防备的香女看得真切，闪身躲过暗器，借力纵身，顺手拔出西施剑，凌空劈向竹叶。竹叶万未料到香女有此功夫，躲避不及，本能地伸手挡去，齐腕断掉，另一手再施暗器，未及出手，被香女复一剑刺中左胸，立时毙命。

## 第二章 开横局，张仪走魏国逼逐惠施 /32

“魏国危矣！”张仪再次拱手，一字一顿。

张仪劈头就是此话，魏惠王大怔，看看庞涓，又看看张仪，目光下意识地落在面前白虎的竹筒上，良久，指向旁边客席：“请张子入席详谈！”

张仪在客席正襟坐定，二目如炬，直射魏王。

“魏国朝野上下一切如常，”魏惠王倾身问道，“张子何出此言？”

## 第三章 合纵危机，赵室三面临敌 /60

“看清形势了吗？”张仪收回目光，微微眯眼，看向司马媯。

“什么形势？”司马媯如坠雾中。

“横穿城中的两条小河，还有那条槐水。”张仪指点远处几条银白色带子。

“这……”司马媯陷入沉思。

“难道将军一点儿也不记得当年智伯联合韩、魏两家攻赵，围困晋阳之事了吗？”

司马媯恍然有悟，道：“张子是说，我们也可效法智伯，决槐水淹鄙？”

## 第四章 谋雪耻，齐地举国赛马 /86

“这……”田嬰仍旧一脸迷茫，“下官愚痴，敢问相国，今年赛事何以不同往年？”

“上大夫请看，”邹忌侃侃言道，“如果不出在下所料，三国伐赵，秦当为主谋，张仪辞秦相赴魏，驱走惠施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结魏伐赵，破纵亲之盟，以解秦围。赵为纵亲发起国，苏秦为纵论倡导人，赵都被围，赵幼主必责苏秦，苏秦必向纵亲国求救，而苏秦首选亦必是齐国。我王想是料定苏秦已在赴齐途中，这才急旨，将赛马会提前旬日。”

## 第五章 论兵道，孙臧围魏救赵 /112

“敢问将军，”孙臧直盯田忌，“若是两军数量相当，狭路相逢，战鼓擂起，齐国甲士能否胜过魏国武卒？”

田忌摇头。

“齐国战车能否撞过魏国战车？”

田忌再次摇头。

“将军之谋能否盖过庞涓之谋？”

田忌语塞。

“三者皆不能，再问将军，你让你的将士们以何取胜？”

田忌头上冒出汗珠。

“唯有此字，或可制胜！”言讫，孙臧在几案上写出一个大大的“奇”字。

## 第六章 困桂陵，庞涓绝地搏杀 /142

“不，我们要把船只全部留在那儿，且把船夫换作我们的兵士，协助齐人慢慢渡河。”庞涓微微一笑，指向河水西侧通往邯郸的衢道，“齐人渡毕，必沿此道驱向邯郸，寻我决战，一可解邯郸之围，二可望里应外合。我们尽可放敌过来，预伏军士于云梦山中，待敌抵达漳水，即断其退路，取我船只为我所用。此时，齐人向东是河水，向西是大山，向南有我奇兵，且在我大魏腹地，无路可逃，只有向北，与我主力决战。”

## 第七章 弱齐势，张、庞借刀杀人 / 171

“庞兄定能胜出！”张仪赞他一句，接着道，“在谷中之时，在下依稀记得孙兄讲过一句话，说是他先祖兵书上的，大意是，‘上兵之法，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’在下窃以为是。齐国之事，在下已有不战而屈人之策，庞兄或可不必在疆场厮杀呢。”

“这倒不爽了。不过，”庞涓略顿一下，倾身问道，“敢问张兄是何妙策？”

张仪耳语。

庞涓长吸一口气，握拳道：“好一个张兄，你这叫杀人不见血啊！”

## 第八章 蛮魏国强索不得起刀兵 / 200

“岂有此理！”庞涓震几怒道，“旧账归旧账，新账归新账，堂堂大魏，还能拖赖他们不成？”

“武安君大人，”白虎也生气了，“生意之道，讲究公平，欠账还钱，买卖自主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。今我欠账不还，韩人中断生意，皆是常理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庞涓几乎是喝叫。

“你……”白虎也是气急了，满脸红涨，鼻孔里冷冷地哼出一声，竟然忘记是宫中，忽地站起，一个转身，大踏步径去。

## 第九章 遏横势，苏秦奔走救韩 / 229

昭阳闻报，召来陈轸，将一应物什指给他道：“诚如先生所料，田忌回齐了。唉，真叫个防不胜防啊！”

“走了也好，”陈轸显得倒是轻松，“你我这下可以观看一场旷世好戏喽！”

“什么好戏？”

“齐魏大战呀！”陈轸一脸向往，“庞涓结张仪，大战苏秦结田忌。”略顿一下，不无遗憾地轻叹一声，“只可惜孙臧死了，要是他还活着，真就是鬼谷四子大战中原，绝对是千古一遇啊。”

## 第十章 陷马陵，庞涓怅然饮剑 / 260

“青牛，”庞涓猛地想到数千将士，打个惊怔，急传令道，“我中计也，快，冲出此谷！”

然而，一切皆迟。庞涓话音尚未落地，鼓声已响，号角已鸣，顷刻间，两侧坡岭箭矢如蝗，夹在狭道中央的魏卒猝不及防，也防不胜防，纷纷中箭倒地。

桂陵噩梦重现！

青牛二话不说，大叫一声：“快，保护将军！”

## 第一章

# 吞巴蜀，张仪入蜀宫险象环生

在涪鸾、竹叶姑嫂潜伏蜀宫后不到一周，张仪不期而至。

一切未出公主涪鸾所料，张仪是来向蜀王摊牌的。秦王是王，已经成为自己属国的蜀王也是王，显然不合秦王之意。话又说回来，自秦人入蜀，通国一直配合，通国的王位，也是张仪奉旨拥立的。今蜀地刚定，这就废人王位，于情于理张仪都不好开口。

然而，政治容不得婆婆妈妈，尤其是治蜀。张仪决定先造一个势，再“点到即止”，让通国“感悟”，自降身价。

为达到造势效果，张仪几乎没给通国准备时间，只在将到王宫时，使先锋将军都尉墨入宫“禀报”。与此同时，随从都尉墨的数十甲士步伐整齐地踏入王宫大门，将蜀宫正殿里里外外搜索一遍，之后退出殿门，五步一卒，锃亮的枪戟在宽阔的宫院里竖起一条长长的通道，突如其来的肃杀气场吓得宫人腿不敢移，气不敢喘，战战兢兢地挤在旁侧的偏殿里。

自于涪鸾口中得知巴国之事后，通国食不甘味，夜不安寝，身边又无高人谋划，正自没有主张，张仪这竟到了，且又闹出这般阵势。情急之下，通国愈发慌乱，发不及梳，饰不及佩，跌跌撞撞地出门迎接，匆忙中王冠落下也未顾及，幸亏胖内宰眼快手疾，将一顶冠饰提在手中，气喘吁吁地追到宫门处，才在秦人的枪戟丛中用指尖为他理顺乱发，佩以冠饰。



主仆二人刚刚理好，远处传来更大的喧嚣。

无须再问，是张仪驾到。

通国匀平气息，挺直身体，在胖内宰的搀扶下迈出宫门，走下台阶，面朝由远而近的张仪车马哈腰长揖。

前有仪仗开道，后有护卫簇拥，张仪夫妇的特制驷马甲车直驱宫门。

相距约三十步远近，张仪喝叫停车，翻身从车上跳下，亲手放置凳子，扶下早换好一身红妆的香女，夫妇二人趋行至通国前面，伏地叩道：“秦臣张仪并夫人觐见蜀王！”

通国这也缓过神来，急趋近前，扶起张仪道：“相国快快请起！相国大礼，叫通国如何承受得起！”见香女也一同站起，朝她深深一揖，“通国见过相国夫人！”

香女拱手回礼，给出个笑。

“大王，此地风寒，敬请宫中说话。”张仪反宾为主。

“相国先请。”通国闪到一侧，毕恭毕敬地伸手礼让。

张仪呵呵一笑，跨前携住通国之手，与他并肩踏上台阶，步入宫门。香女又对胖内宰笑笑，与他一道跟随于后。都尉墨一脸严肃地手握剑柄，走在最后。

出来时只顾慌张，没顾上害怕，这阵子返回，身边走着笑里藏刀的大秦相国，身后跟着杀人不眨眼的都尉墨，两侧是寒森森的枪刀剑戟，通国不由得额头汗出，腿肚子打战，步伐慢下，几乎是一步一挪。

张仪瞄见，觉得势也造得差不多了，在行将踏上正殿台阶时，顿住步子，松开通国的手，转对都尉墨，语带双关道：“墨将军，蜀王既为我王册封，蜀地就是秦地，蜀宫就是秦宫，蜀王与我就是一家人了，大可不必这般兴师动众才是。”

“末将得令！”都尉墨应过，朝众甲士挥手，顷刻间，所有秦卒有条不紊地撤到宫门外面。

“呵呵呵，”望着一下子空荡下来的偌大宫院，张仪转对通国笑出几声，拱手道，“出征在外，在下为三军主将，墨将军这也是例行秦人军律，大王莫要在意。”

“通国不敢！”通国亦忙还过一礼，伸手礼让，“相国大人，请！”

二人步入正殿，分宾主坐下。

胖内宰站在通国身后，香女坐在张仪下首。

看到通国脸上仍旧惶恐，张仪指着面前几案，半开玩笑，半缓和气氛：“这几案上空空荡荡，大王总该不会这般待客吧？”

“上……上茶！”通国嗫嚅道。

事出仓促，加之秦人清场，殿里没留一个宫人。胖内宰欲召人来，又怕不妥，欲亲手斟茶，却连茶水茶具放在何处也不晓得，只得四顾张望。

张仪瞧出他的尴尬，笑笑，朝外努嘴。胖内宰会意，急走出去，正在四顾寻人，廊道里闪出涪鸾和竹叶，一个端着茶具，盘中还放着各色茶点，一个提着炭盆和水壶，显然早在恭候，炭火已经烧得很旺了。

胖内宰看出端倪，压低声，急切道：“公主，你俩……”环顾四周，见并无秦人，方才缓出一气，将二人扯到背处。

涪鸾腾不开手，弯腰施礼道：“老阿公，听闻有贵宾光临，就让我俩侍奉茶点吧！”

“公主呀，”胖内宰泪水流出，连连摆手，“万万使不得啊，这这这……你俩快快躲起，老奴另请人去。”

“阿公啊，”涪鸾声音柔软，二目放电，“那些宫人没有几个见过世面，全让秦人吓破胆了，哪能侍奉得起贵宾呢？再说，我和阿嫂本是茶人，这又熟悉宫廷礼仪，我们堂堂大蜀，总不能因为一杯茶水而让贵宾低瞧了，是不？”

“公主，你……”胖内宰的目光落在涪鸾腰间。

“阿公，”涪鸾忖出他已看破，泪水流出，扑通跪下，“涪鸾……代父王、阿哥，还有数不尽的巴人和蜀人，求你了……”

“唉，”胖内宰长叹一声，闭上眼睛，老泪流出，“使不得呀，孩子，事已至此，你们即使杀掉张相国，也是……”重重摇头。

“阿公，我们不想杀他！”竹叶急切说道。

“哦？”胖内宰惊愕了，盯住二人，目光质询，“你们既然不想杀他，这又做什么呢？”

涪鸾的语气颇为自信：“拿住那个不守信用的畜生，换回父王、阿哥和被他关押的巴子！”

胖内宰陷入长思，良久，拭干泪水，扭过肥胖的躯体，头前走去。涪鸾亦忙擦过泪水，与竹叶换个眼神，紧随于后。

二女紧跟胖内宰款款步入，在旁侧一个空案上放下茶具，跪地见礼

毕，分头忙活起来。

见是涪鸾二人，通国吓坏了，脸色发白，转对胖内宰语不成声：“你……怎么是她俩？快让她们出去！”

“大王，”胖内宰早已淡定，半是解释，“方才清殿，宫女全跑散了，只有她俩在，老奴就……”

正在准备茶具的涪鸾迅即做出委屈状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拿衣襟擦拭。

“呵呵呵呵，”张仪不知端底，笑着打诨，“蜀地出美人，二位宫女是真正的大美人呢，蜀王别不是舍不得吧？”

“通国不敢！”见不好再说什么，通国只得哑起声音，转对涪鸾，“莫再哭了，快为贵宾上茶！”略略一顿，话里有话，“二位千万小心，烫伤贵客，大家可都吃罪不起！”

“呵呵呵，二位美人，莫怕你家大王，但有好茶，只管沏来！”张仪来了兴致，挽起袖子，故意摆出准备挨烫的架势。

涪鸾止啼，冲他嫣然一笑，见竹叶已把壶水烧开，朗声道：“阿姐，起茶！”

姑嫂二人缓缓站起，一边沏茶，一边环绕几案，咿嘻唱对，足蹈手舞，俯仰拾趋，洗冲沏煮，将杯盏炉壶等一应茶器拨弄得叮当作响，将个寻常的沏茶过程生生变作一曲茶艺表演，曼妙成趣。涪鸾、竹叶本来就是巴地的标致美人，这又操练数日，施出媚功，跳出巴山茶舞，莫说是张仪、香女，即使熟知二人的通国，也是看得傻了。

就在几人目不暇接、眼花缭乱之时，茶水已过两冲，最上口的第三冲沏毕斟好。在一如既往的优美舞蹈唱对中，涪鸾、竹叶各捧一盏玉杯，分别奉送于张仪、香女案前，在案上摆好，绽出一个媚笑，再舒身姿，再起舞蹈。

张仪显然被这场别致的异域风情震撼了，两手摸向茶盏，两眼依旧盯在二女身上。

眼见张仪端起茶盏，下意识地就要送入口中，香女陡然出声：“慢！”

香女的声音急促有力，如同断喝。

二女显然被这声断喝吓一大跳，相视一眼，顿住手脚。

张仪打个惊怔，放下茶盏，狐疑地看向香女。

香女瞄一眼眼前茶盏，又瞄一眼二女，伸手摸过茶盏，略略一嗅，

看向胖内宰：“请饮此茶！”

胖内宰略作迟疑，淡淡一笑，伸手接过，眼睛眨也不眨，一饮而尽。

就在此时，涪鸾朝竹叶使个眼色。竹叶长袖舞动，身体翻转，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一枚暗器破空飞出，直取香女。

与此同时，涪鸾跃过几案，直扑张仪。

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。已有防备的香女看得真切，闪身躲过暗器，借力纵身，顺手拔出西施剑，凌空劈向竹叶。竹叶万未料到香女有此功夫，躲避不及，本能地伸手挡去，齐腕断掉，另一手再施暗器，未及出手，被香女复一剑刺中左胸，立时毙命。

待香女腾出手来去救张仪，却是迟了，尚未反应过来的张仪早被涪鸾从身后扯牢长发，将头后扳，一把利刃紧扼在他充分暴露的脖子上。

香女顿步，二目逼视涪鸾。

“放下剑吧，刀上带毒，沾血必死！”涪鸾的语气平静得出奇。

香女倒吸一口气，细看那刀，有顷，扔下西施剑，站于原地。

张仪的脖颈被涪鸾牢牢扼住，莫说是说话，即使出气也是艰难，只得仰脖坐地，任由摆布。

涪鸾瞄了一眼，见竹叶横尸，老宫宰中迷药歪向通国，通国则完全被吓呆了，身体发僵，眼珠子也是直的，任凭胖内宰的沉重躯体压在他的腿脚上，只有香女杏眼圆睁，眨也不眨地紧盯自己，周身处在战斗状态。

“退后一步！”涪鸾语气严厉，几乎是命令。

香女一动不动。脚下是西施剑，再退她就手无寸铁了。

“我数三了，”涪鸾加大扼脖力度，开始数数，“一，二……”

张仪透不出气，憋得脸脖子通红。

在涪鸾就要数到三时，香女退后一步。

“再退三步！”

香女又退三步，再后是大殿的门槛。

涪鸾松开张仪脖颈，刃尖不离其脖。

张仪接连深吸几口气，努力沉淀下来，轻声说道：“敢问侠女，在下可以说话否？”

“你不是已经说了吗？”涪鸾冷冷应道。

“还想再说一句。”

“说吧！”

“在下仍旧活着，说明侠女并不想取在下性命。侠女既不谋命，却又这般扼住在下脖子，岂不是太累了？在下有条腰带，带扣就在背后，侠女何不解开将在下反绑起来呢？”

涪鸾略略一怔，觉得张仪讲得是，遂出手解开他的腰带。张仪主动将手伸到背后，交叉扣在一起，任由她牢牢扎缚。

“大王，夫人，”见她扎缚牢固，张仪方对通国、香女道，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侠女既然是冲在下来的，就与你二人无碍，出去吧。”

通国这也缓过神了，忙将宫宰移开，连试几次，方站起来，难受得龇牙咧嘴，看样子，他的腿脚让胖内宰的庞大躯体压木了。

“阿哥，你不能走！”涪鸾几乎是命令。

听到这声“阿哥”，通国脸色瞬间白了，却又不肯不听吩咐，只得复坐下来。

香女又退一步，左脚跟顶在门槛上。

涪鸾看出她是想借力于门槛，以便跃身，冷冷一笑：“张夫人，你也想留在此地吗？”

香女看向张仪。

听到涪鸾叫通国的那声阿哥，张仪已是恍然有悟了，闭目有顷，对香女道：“夫人，听侠女的，出去吧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。”

香女退出门槛，但并没有走开，只在槛外牢牢站定，两眼眯缝，始终不离涪鸾。

涪鸾瞄她一眼，看出已在安全线外，不再多究，走前几步，弯身捡起香女宝剑，拭下剑锋，脱口赞道：“好剑哪！”

“侠女好眼力也，”张仪顺口夸她，“这是西施剑，本为吴王夫差赠与美后西施，后为越王无疆所得，转赐在下夫人了！”

涪鸾也不搭话，拿剑走到竹叶身边，缓缓跪下，将她仍在大睁的眼皮轻轻合上，喃声道：“阿嫂，你一生嗜武，死于此剑之下，亦是值了！”

“唉！”张仪长叹一声。

“你叹什么？”涪鸾把西施剑摆放在竹叶怀里，缓缓站起，复回张仪身边，静静问道。

“为这位阿嫂而叹！”

“我的阿嫂无须你叹！”涪鸾的声音依旧淡淡的。

“在下张仪，敢问侠女尊姓大名？”

“你的仇敌，巴王嫡女涪鸾！”涪鸾转到他前面，手拭利刃。

“仇敌？”张仪故作惊愕，不解地扭头看她，“在下愚钝，敢问公主仇从何来？”

“仇从何来，你自己清楚！”涪鸾声音阴冷了，几乎是一字一顿。

张仪盯住她的眼睛，良久，做出懵懂之状：“在下愚痴，还请公主详释！”

涪鸾嘴角撇出冷笑，利刃指向张仪：“死到临头，还想抵赖！”

“好吧，”张仪闭上眼睛，“在下不抵赖，在下只想求问公主，能否让在下死个明白？”

“我这问你，我的父王在哪儿？我的几位阿哥又在哪儿？”

张仪方才已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什么，早有主意了，因而坦然许多，不无夸张地“咦”出一声，道：“这些日来，他们一直和在下一路在一起呀！”

“你……骗人！”涪鸾的刀刃再次逼近他的脖颈。

“唉，”张仪长叹一声，“公主呀，你让在下怎么解释才肯信呢？二十日前，在下与巴王及诸巴子在江州相聚，之后就去阆中，前几日又与在下一路赶奔蜀地！”

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，涪鸾眼睛大睁，愣怔有顷，显然不信，将刀子在他脖子上又紧一紧，低声喝道：“我不信！他们让你下了迷药，这辰光正被你押在江州大牢里呢！”

“他们被在下押在大牢，公主可是亲见？”

“这……”涪鸾语塞。

“唉，”张仪又是一声长叹，“公主呀，难道你一定要相信谣传、屈死我张仪吗？你的父王这辰光就在蜀地，难道公主……”顿住话头，夸张地摇头。

“你……”涪鸾大睁两眼，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在下身为大秦相国，堂堂七尺男儿，还能蒙骗你个弱女子不成？你的父王前几日与在下同车赴蜀，欲与蜀王商议巴、蜀边界划分，昨晚在下还与你的父王喝酒谈天来着。”

“那……父王何在？”

“嗨，也是凑巧，今晨我俩就要登车入宫时，忽闻一桩奇事，你父

王定要去，在下拗不过他，只好让国尉司马错陪他去了。”

“是何奇事？”

“说是附近人家养头母豚，前日产下一怪，长鼻子，小眼睛，五条腿尽皆胳膊粗细，仅只两日，块头竟比母豚还大，有人说是大象呢！”

涪鸾眼珠子连转几下：“有此奇事，你为何不去？”

“嘿，在下鼻子眼儿全不信！母豚生象，这不是瞎扯吗？再说，象也只有四条腿呀，天底下哪有五条腿的象？蜀人擅长瞎编，在下上过几次当了！”

想到父王生性好奇，涪鸾不由得信了，眼皮子眨巴几下：“梓犩阿哥呢？”

“原说要来的，临走时让你父王留在阆中，说是让他准备移都江州呢。”

“既是此说，你立马请出我父王！不见父王，我不会信你！”

“夫人，”张仪吩咐仍在门外的香女，“这辰光巴王想必看过稀奇了，你速去城外，有请巴王，莫提在下和公主，只说蜀王有请！”

香女应一声，正要走开，张仪又道：“关上殿门，免得有人打扰！还有，传令墨将军，在巴王驾到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宫门一步，违令者斩！”

香女听出话音，大大咧咧地跨进殿门，将两扇门拉上，虚虚掩起，不慌不忙地走下台阶，扬长而去。

听到嗒嗒的脚步声渐去渐远，张仪长舒一气，看向涪鸾：“在下实不明白，公主何以认定巴王、巴子被在下害了呢？”

“巴人全是这么讲的！”涪鸾应道，语气远没有前些时肯定，“他们还说，你们秦人把巴人勇士全部射杀了！”

“这这这……”张仪苦笑一声，看向通国，“这些谣传大王信不？在下是应大王和巴王之邀出兵的。这般翻山越岭替人解围，做的全是赔本买卖，秦王起初是死活不肯哪。后见大王苦苦相求，是在下于心不忍，这才说服我王，千里迢迢赶来救援解难，不想却又……”

“阿妹，”通国亦觉对不住人了，转向涪鸾，“想是谣传了，就阿哥所知，相国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涪鸾低下头去。

“公主，在下渴了，能赏口清水不？”张仪咂吧几下嘴唇，显然是

真渴了。

涪鸾将壶里的水倒出一盏，递他口边。

“不会有毒吧？”张仪盯住涪鸾，故作狐疑道。

涪鸾白他一眼，喝一口，复递给他。

张仪似是再无顾忌了，咕嘟几声一气喝下，开始大谈与通国、梓犛二人如何在咸阳相识，如何建下兄弟般情谊，尤其是梓犛，为人如何爽直，如何讲义气，二人如何饮酒，酒后如何耍疯，如何谈天说地，彼此无疑，等等。涪鸾听得感动，渐渐觉得是自己误信误解了。

“公主，”张仪似又想起一事，看向涪鸾，“听人说，公主与大王早年结有婚约，可有此事？”

听到婚约二字，涪鸾面色羞红，勾下头去。

张仪转向通国：“大王，有这事没？”

“嗯嗯，”通国喻出两声，声音很小，几乎是嘟囔，“那时我俩还小哩。”

“呵呵呵呵，”张仪迭声笑道，“在我们中原，这叫娃娃亲，所有姻亲中，娃娃亲最是难得，你俩这桩婚事，真正是天作之合呢。大王，你看这样如何，待巴王赶到，由在下出面张罗，为你俩做个见证，让这桩好事情有个圆满！”

见张仪大谈亲事，涪鸾羞涩难当，心中一直吊着的那根警弦怦然裂断。

“公主，再请一杯水喝！”张仪再次恳请。

涪鸾对他笑了笑，将刀放在几案上，为张仪倒完水，侍奉他喝完，又为通国斟满一杯，推他面前。

“公主，在下这腿脚坐得麻了，能否站起来走动走动？”张仪伸下腿，做出苦涩状。

涪鸾点头。

张仪吃力地站起，伸展几下腿脚，一边走动，一边说话，活动几圈后回到案边，冷不丁发力，一脚扫飞毒刀，向后猛撞涪鸾，显然肯定门外有人，口中朗声叫出：“夫人速来！”

张仪三个动作一气呵成，涪鸾猝不及防，被张仪撞个结实，跌出两步开外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不知何时已经蜷回并悄悄守在门外的香女“哐”地



撞开殿门，飞身闪入，一个箭步蹿到竹叶身边，伸手捡起西施剑。

正殿两侧各竖两根合抱粗细的殿柱。因是毒刀，张仪在踢刀时看准刀柄，横脚扫出，毒刀侧飞，柄重刃轻，柄头先行，撞击在左侧靠里的粗大楠木柱上，“当”的一声拐个方向，转头直飞向两丈开外的涪鸾，刚巧扎在涪鸾腿肚上。刀刃熨过剧毒，见血必死，但涪鸾早已看破生死，全然不顾，猛力拔出毒刀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，大叫一声：“奸贼看刀！”“嗖”地掷向张仪。

张仪撞飞涪鸾后，因惯性仰面摔倒，加之两手被她反绑，且一切发生在眨眼之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毒刀直飞过来，无力也不及躲闪。

眼见情势危急，香女几乎是出于本能地顺手掷出西施剑。那剑刚好在张仪胸前撞到利刃。两刃撞击，毒刀受力，打个弯，拐向右侧庭柱，“匡啷”掉地，西施剑尖则不偏不倚地插进庭柱，悠悠闪动。

一击未中，涪鸾顺手拔下头上金簪，“噫唷”一声发出怪叫，腾身飞起，凌空扑向张仪。

香女已先一步扑到张仪身上，一边护住张仪，一边伸手从柱上拔出西施剑，不及翻身，将剑反手望空击出。

一切来得太快，涪鸾既无时间躲闪，也根本无意躲闪，径迎剑尖扑下。

西施剑贯胸而过，涪鸾的金簪也同时刺入香女肩胛。

都尉墨引领秦兵冲入，将扑压在香女身上的涪鸾翻到地上，拉开香女，解开张仪。

看着方才还在鲜活舞动的优美躯体于瞬间倒地抽搐，一腔青春热血在眼皮底下汨汨流尽，张仪凄然闭目，长叹一声：“好一个烈女子也！”

经过涪鸾姑嫂这段惊心动魄的插曲，张仪也就无须“点到”了。面对铮铮闪亮的秦卒枪戟，通国既无法辩解，也无可辩解，只有“扑通”跪地，磕头请罪。所幸饮下迷药的胖内宰适时醒转，见主子陷于危地，心一横，将这一切悉数揽下。张仪念其忠义，令秦卒递给他一条长绊，待他了断，就与涪鸾、竹叶一道厚葬了。

至于通国，张仪指给他两条前路，一条是随巴王一道，北上赴秦，当面接受秦王册封，另一条是暂且留蜀，由张仪代奏。通国不敢多话，表示臣服于秦，并称自己腿脚不便，愿以秦国属侯名分恳请相国代奏。